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家庭在經濟不景時期 的抗逆能力

馬麗莊 王家英 劉玉琼 編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公共政策論壇報告

家庭在經濟不景時期的抗逆能力

馬麗莊
王家英
劉玉琼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目 錄

編者簡介

馬麗莊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劉玉琼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鳴謝

本論壇及其相關報告之完成，有賴電訊盈科有限公司資助，
編者謹此致謝。

© 馬麗莊 王家英 劉玉琼 2003

ISBN 962-441-136-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言	1
討論內容	
香港經濟困難對市民家庭生活的影響	3
回應現時家庭需要的社會服務	7
三種值得關注的家庭類別	15
香港失業問題及服務	19
「家庭為本」：整體公共政策的方針	22
香港家庭的抗逆能力是高是低？	27
受訪者的收入狀況	29
勞工處還可以做甚麼：監管？失業援助金？	31
家庭更艱難的經濟處境：長期多人失業	32
「家庭為本」的服務僅限於家內嗎？	35
家庭解體：鼓勵青少年「北上」的後遺症	36
總結	37
附錄一：參加者名單	
附錄二：經濟困難對香港市民在家庭上的影響	
意見調查結果	40

家庭在經濟不景時期的抗逆能力

前言

(馬麗莊)

今天（2003年2月8日），我們在這裏舉行「家庭在經濟不景時期的抗逆能力」論壇，這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本學年舉行的公共政策論壇系列的第三次。首先，我們恭請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楊汝萬教授致開幕詞。

(楊汝萬)

公共政策論壇是我和劉兆佳教授早於1998年共同發起的公共政策研討系列的一部分。該系列每年包括四至五個主題。具體做法是，選擇市民、學者及施政者覺得重要的香港社會問題，委託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電話民意調查。然後，我們就用類似於今天論壇的方式，邀請學者、施政者，以及對該主題有所認識的專業人士參加，公布調查結果，並請各位發表真知灼見，進入更深入的討論。幾年來，我們發現這個做法非常有效，以至延續至今。

上一次論壇於2002年12月中舉行，主題是有關房屋政策，特別邀得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解釋有關穩定樓市的九項措施，由我主持。今日研討的主題是，當下大多數香港人都關注的經濟困難對於家庭有甚麼影響，特別是家庭的抗逆能力。

在現今的香港，最令人關注的問題就是香港的經濟環境十分困難。1997 年的金融風暴對香港經濟產生很惡劣的影響。剛開始時，香港市民大都抱著比較樂觀的態度，以為這樣的影響是短暫的。然而，時至今日，五年多了，我們的經濟似乎仍然每況愈下，並不斷出現內困外憂。例如，我們正面對財赤及減薪等內部問題，外來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則包括可能很快就在中東展開的戰爭，這些因素都在困擾著香港的經濟環境以及社會的整體氣氛。在這個大環境下，弱勢社群無可避免地遭受巨大的衝擊。

香港是一個以儒家為主導的社會。在這樣經濟困難的環境下，怎樣使家庭能夠發揮其功能，值得我們重視。「血濃於水」的觀念或許可以使香港的弱勢社群從家庭中找到依靠，因為家庭存在抗逆能力。

我們怎樣可以指望在將來走出經濟困境呢？許多學者和施政者認為，香港的經濟好轉有賴多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董特首在上個月的施政報告展示了一系列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同珠江三角洲的進一步融合。我們非常希望這些發展方針能夠按部就班地執行，使香港走出現在的困境。

我們不難察覺，無論是香港人還是整個香港社會，現正瀰漫著一種極度悲觀的情緒。然而，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看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情況，比較客觀地分析香港目前的經濟困境，可能就會發現，現在的香港其實並不是歷史上最差的情況。

可能在座很多人都未曾經歷過 1950、1960 年代的香港處境。那一代香港人所經過的辛酸和艱苦，遠非今日年輕一輩所能想像。在歷史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發現，目前香港人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家庭困難，並不比昔日差。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邀請到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馮民樂先生、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任麥志東先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教授，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分別從施政者、學者以及專業

人士的角度，針對我們的調查結果，作深刻的評論。我們希望能透過今天的交流，集思廣益，向社會和政府提出意見，共同尋找可以改善香港整個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可行辦法。

香港經濟困難對市民家庭生活的影響

(馬麗莊)

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香港社會經歷泡沫經濟破滅和經濟轉型，正在面對非常沉重的社會問題，如失業率攀升、減薪、裁員，以及負資產等。我們認為，面對這樣的經濟困局，其實並不僅是個人的經驗，亦是家庭的經驗。家庭是個人十分重要的情感支持後盾。個人和家庭何嘗不是相互倚賴、相互扶持呢？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嘗試探討經濟困難對家庭的影響。

簡要文獻回顧

我們回顧本港的有關文獻時發現，1999 年分別有三項研究與此課題相關。第一項是香港中文大學呂大樂教授和王卓祺教授針對市民對失業、失業率和各種福利事業的看法進行的研究；第二項研究是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集中探討失業人士在不同方面的主觀生活感受；第三項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關於失業對於個人、家庭及社會三方面影響的研究（呂大樂、王卓祺，1999；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1999；崔志輝，1999）。

這三項研究分別在各自研究範疇中找到很有意思的發現。然而，我們看到，這些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失業對於個人的負面影響，並未涉及失業對於家庭的影響。或許由於研究目標不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研究只借助一個問題調查個人失業對家庭有何影響，並未涉及家庭生活的其他範疇，如溝通、關懷和家庭團結等。有鑑於此，我們在設計是次調查時，首先回顧上述三項研究的有關貢獻，同時指出需要加強的部分。

研究方法

我們利用電話調查，透過問卷收集資料。這次研究經隨機抽樣成功訪問 1,015 人，回應率為 49.9%，若將可信度設於 95%，抽樣誤差為正或負 3.08% 之內。收集資料的時間為 2002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晚上六時至十時半（詳見王家英等，2003：37-38）。

研究發現

對於香港的經濟現況，79.2% 受訪者評為差，只有很少數人認為好。展望香港未來三年的經濟前景，45.1% 受訪者認為與現在一樣，有 29.3% 認為會變差，而持樂觀態度者相對較少，只有 16.6%。總體來看，無論是靜觀現狀還是展望未來，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經濟情況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審慎悲觀！

那麼，香港市民現時的家庭狀況怎樣呢？我們從如下幾個方面調查香港家庭的生活狀況，包括家庭溝通、家庭團結、失業者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失業者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包括兩個指標：一是負面指標，即與配偶及家人之間的爭吵；一是正面指標，即失業者對於家庭生活的總體滿足感。

結果發現，認為家人之間的溝通「與以往一樣」者佔 63.3%，而認為家人溝通「增加」和「減少」者分別佔 15.2% 和 20.3%。有關與配偶爭吵方面，有 71.4% 受訪者認為「與以往一樣」，認為「增加」者佔 16.4%，「減少」者佔 11.3%。有關與其他家人的爭吵方面，有 72.8% 受訪者認為「與以往一樣」，「增加」和「減少」分別為 10.2% 和 14.7%。同樣，有關家庭團結的情況也是以沒有變化為主，除了有 14.1% 受訪者表示「減少」之外，認為「增加」者佔 20.3%。至於家人關懷方面，也顯現類似的情況。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受訪者在經濟不景時的人生態度。我們不僅看負面的指標，也看正面的指標，如受訪者對「珍惜所

擁有的一切」、「做人更積極」的想法，以及前述對家庭生活的總體滿足感。在兩項有關積極人生態度的指標中，我們有一個特別的發現，就是認為「增加」所佔的百分比很高，而表示「減少」的人卻只佔數個百分點至一成多。

我們同時可以看到，雖然市民主觀上對香港的經濟情況持審慎悲觀態度，但對於現在的家庭生活感到滿意者超過半數，令人鼓舞。當然，同樣值得關心的是，有 15.8% 的受訪者不滿意現時的家庭生活。我們在學術上最關心的就是這一群受訪者。他們對經濟狀況的主觀看法，與對家庭狀況的主觀看法之間有沒有關係呢？如果有關係，是哪一方面的關係呢？此外，在失業率高企的時候，失業人士和受家人失業影響之人士的家庭生活狀況是怎樣的呢？兩者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從數據中初步發現，市民對經濟現況的評估與對家庭生活看法，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交互表列分析結果顯示，那些認為香港經濟現況差的市民，覺得家人之間的溝通減少了、家人之間的關懷減少了，以及不滿意總體家庭生活的比例，均較其他人士為高。

現在讓我們看看，市民對於未來三年香港經濟前景的評估，與其現時家庭生活狀況兩者之間的關係。認為香港經濟會變好的受訪者，其滿意總體家庭生活、感到家人之間的關懷增加了，以及人生態度更加積極的比例，均較其他人士為高。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失業人士家庭生活狀況和在職人士家庭生活狀況之間的分別。在我們的調查中，有 15.3% 的受訪者失業。與在職受訪者相比，失業受訪者對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比較低，與家人之間的溝通明顯減少，與配偶的爭吵增加。不過，我們發現就業狀況和「與其他家人的爭吵」一項，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而在職受訪者無論在家庭團結方面，或積極的人生態度方面的表現，都比失業受訪者為優。

對於市民來說，失業和減薪都是真實的憂慮。那麼，這些憂慮與家庭生活狀況有沒有關係呢？相對於不擔心自己和家人

失業和減薪的受訪者，擔心家人有上述經濟困境的受訪者，在家庭生活上明顯較為負面。擔心者較多不滿意家庭的整體生活狀況，認為家人溝通、家庭團結和家人互相關懷的程度都有所減少，與配偶及家人的爭吵增加，而且較缺乏積極的人生態度。

有關物業按揭和負資產問題與家庭生活狀況的關係，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比較。我們把物業按揭分為未完成供樓和已完成供樓，負資產分為受負資產影響和未受負資產影響。我們發現，未完成物業按揭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家庭溝通和家庭團結比以前增加，人生態度也比以前積極，更加「珍惜所擁有的所有一切」的比例，均較其他人士為高。可能是因為受訪者在面對這些問題，需要與家人多些傾談和商討，以解決燃眉之急。而負資產物業對家庭狀況的影響就沒有這麼好了，兩者呈現負相關，包括家人之間的關懷減少，與配偶及家人間的爭吵增加。

最後，我們檢視受訪者的生活感受與家庭生活狀況的相關性。我們用三個指標測量受訪者的生活感受，包括他們的主觀生活壓力程度、抑鬱程度，以及出現自殺念頭的頻度。調查發現，那些生活壓力程度高、抑鬱程度高，間中或者經常有自殺念頭的受訪者的家庭生活狀況的共通之處在於：家庭生活滿意程度較低，家人溝通、家庭團結及家人互相關懷減少，與配偶和家人的爭吵增加，正面的人生態度也較弱。

總結

總而言之，我們的研究數據顯示，香港市民對於經濟現況和前景，普遍持悲觀的態度。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之下，大多數市民的家庭生活狀況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我們看到，五成半至七成多的受訪者感到對家庭生活的整體滿意程度和家庭生活不同範疇的情況與以往相若。這結果說明香港家庭在面對經濟困境時有相當強的抗逆能力，家庭作為個人的支援網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建議

雖然上述的發現值得欣喜，但對我們研究小組來說，最擔心的是，仍有一成多的受訪者對於家庭生活感到不滿意。這一成多受訪者的共通之處是面對各種的經濟困境，包括失業、減薪、經歷負資產，或無經濟能力繼續繳付樓宇按揭等。鑑於上述的研究發現，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我們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迅速推動香港經濟復甦，盡快結束這種經濟蕭條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恢復香港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我們希望，在經濟復甦之前，政府全力解決香港的失業問題，起碼要減輕市民對於失業的憂慮。

其次，雖然香港家庭對經濟逆境具有抗逆能力是值得我們鼓舞，但我們不應忽視，由一成多受訪者所構成的弱勢社群，仍亟待幫助。無論是從家庭生活環節還是主觀生活感受的角度來看，他們都是高危的一群，其處境令人擔憂。社會應為他們提供支援性服務，或其他相關服務。在提供服務方面，我們希望政府部門、公營的福利機構，以及非營利的福利機構堅持以「家庭為本」的服務方針。「家庭為本」的服務對象不僅包括高危人士，同時也要考慮他們的家庭的整體需要，以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個別需要。

最後，「預防勝於治療」這句老話提醒我們，應針對大部分仍然作為支援網絡的家庭，開展進一步教育及推廣工作，鞏固甚至繼續提升家庭的抗逆能力。

回應現時家庭需要的社會服務

（馮民樂）

我今日演講的題目是「鞏固家庭，抗逆自強」，主要分五個方面：第一，家庭的重要性；第二，政府政策的目標；第

三，我們當前面對的挑戰；第四，家庭問題的成因；第五，切合現時家庭需要的社會服務。

家庭的重要性

家庭的重要性實不用多講。大家都知道，家庭是人類關係中最源遠流長的制度，是家庭成員從中獲得力量的泉源。家庭為家庭成員提供親密感和安全感，提供互相扶持、關懷和分享。家庭是一個人學習基本道德價值觀念的地方，家庭成員在共同應付衝突、危機和患難的時刻提供支持，並學會相親相愛及彼此關懷。

政府政策的目標

政府的政策實際上非常重視家庭作為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因此，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的目標便是維繫和加強家庭凝聚力，促進家庭和睦，協助個人和家庭預防或應付問題，並為未能自行應付需要的家庭提供協助。在 2002-03 財政年度中，社會福利署在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的預算開支超過 18 億元。

當前面對的挑戰

正如聯合國的報告指出，家庭正面對許多挑戰，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如家庭結構的變化，其中包括核心家庭和單親家庭增加、家庭人數愈來愈少、二人家庭數目增加等，「二人」包括夫婦、母子、父子、兩個男人、兩個女人等，此情況外國較多，香港較少。

2001 年的人口普查統計給我們的啓示之一是，從現時推想到 30 年後，香港將出現家庭垂直化的現象，這情況在外國已經開始了。將來的香港家庭可能會是幾代同時存在，但不一定同堂；亦有可能一家人之中，一個成員在加拿大，一個在香港，一個在大陸。由平輩人組成的家庭愈來愈少。這是人類有史以

來從未發生過的現象，將對家庭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此看來，家庭凝聚力將降低。

近年香港經濟不景，一些社會現象，例如劇增的離婚及單親人士、自殺及家庭暴力案件等，尤其令人擔心。我們可從如下數據中看到香港家庭凝聚力的下降。

單親家庭的數目逐年增加。1991 年為 34,000 個，到 2001 年為 58,000 個，上升達七成。相對來說，與未滿 18 歲的子女同住而又曾經離婚的人士的比率增加不多，現時的比率為 3.7%，1991 年是 2.3%。至於結婚率，現在年輕的一代較多選擇不結婚。以前，每年 1,000 人有 10 人結婚，現在降低到 5.8 人。離婚率卻不斷上升，1991 年為 1.4%，現在飆升至 2.3%。

虐待兒童的舉報數字趨於穩定，2002 年的最新數字是 520 個個案，較上一年跌了三個百分點。而虐待配偶的舉報個案數目增加極為顯著。數字可能反映現時舉報人數增加，亦可能是虐待配偶現象真的增加。男女被打的個案合計，2001 年與 2002 年相差 25%。男人被打也非常嚴重。自殺個案今年已突破 1,000 人大關，比 2001 年增加了 3.7%，當中香港整體人口增加也是一個因素。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香港的貧富懸殊的差距顯著加大。

總括而言，任何導致家庭問題產生的成因，應該從家庭的人際網絡及多個層面的因素，加以全盤的考慮。危機因素及保護因素等均應由家庭人際關係方面加以調和。因此，家庭人際關係是預防、處理及控制家庭問題的工作重點。這些正是政府的工作所在。

家庭問題的成因

家庭問題的成因非常複雜，不可完全歸咎於某個因素，如婚姻破裂、經濟不景等，這些因素可以影響家庭問題的產生，但家庭問題未必只是某個因素造成的。通常有三類因素影響家

庭問題的產生：一是危機因素，可以增加家庭問題產生的可能性；二是保護因素，保護家庭在承受家外壓力和逆境時不產生問題；三是突發因素，有些突發事件引起家庭問題。讓我們分析一下這些因素。

危機因素包括多種個人心理因素，譬如有些人對子女有不恰當的期望、抑鬱、自尊很低；也包括家庭或社會因素，譬如出生時家庭已經破裂、孤兒等；還包括社會文化因素，尤其種族排斥；最後包括經濟環境的經歷，譬如負資產、失業等。這些都是外圍因素，影響個人和家庭。

其實，家庭一些保護因素可作為屏障，幫助個人及家庭抵抗逆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如父母從未想過孩子偷了家裏十塊錢、發覺配偶有第三者、隨時引發的家庭暴力、自殺等，有些人不知該怎樣處理這些情況。穩固的家庭關係可以緩衝這些突發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幫助家庭成員解決問題。同一個事件，為甚麼有些人會這樣做，有些人不會這樣做呢？家庭抗逆能力和保護因素使然。

這些保護因素可在三個層面中產生影響。在個人層面，保護因素包括收入、教育、解決問題的技能、處理壓力的能力、心理及生理的健康及力量等。家庭層面的保護因素包括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關懷和支持、家庭凝聚力及適應力等。社區層面的保護因素包括社區人士或鄰里之間的互相照顧及支持網絡、幫助別人的機會、可振奮人心的榜樣，以及容易得到醫療及社會服務的機會等，這些都可以在家庭網絡之外，為面對問題的人士提供支援，增強力量。相反地，如果這些保護因素減弱或失效，家庭就比較容易產生暴力或自殺等惡性事件。

除了保護因素之外，家庭抗逆能力會隨著家庭成功應付壓力或解決衝突的經驗而增強。其實，這個模式好像人體抵抗病菌的能力一樣。出生時，母親給了我們抗體抵禦病菌的襲擊；長大後就要學習自己抵抗病菌。人體在學習抵抗病菌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保護屏障。

如果個人、家庭和社區的保護屏障良好，即使存在負資產、抑鬱、失業等問題，個人和家庭也較有能力經受這些突發因素。

總而言之，危機因素未必導致家庭問題，因為有保護因素作為保護屏障，充當家庭抗逆能力的泉源。突發因素對於家庭既有負面影響，又有正面影響。負面影響是存在一個危機，正面影響就是在處理負面影響的過程中，加強了家庭的「免疫力」。

上述因素都是家庭人際關係的重要環節。如果我們想要預防、處理和控制家庭問題，就要從家庭人際關係入手開展工作。

切合現時家庭需要的社會服務

「社會福利改革」這名詞，可能是大家在最近幾年聽得最多的一個名詞。香港社會福利在最近十年中有很大的擴展。現在，政府許多改革都希望能夠切合現時的社會需要，提供更符合成本效益的福利服務，以確定福利服務的持續性，支援有需要的人士，使社會福利服務更加多元化、多選擇，以及更容易獲得。

2001 年，社會福利署委託香港大學完成了一項對香港家庭服務比較全面的檢討。該檢討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善用有限資源，提供適切的服務。

預防性服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常常被忽視。以往的家庭服務將大部分時間和資源都用在補救性服務上，預防性服務非常零散，缺乏系統性、全面性和針對性。而家庭的需要正在不斷轉變，以往的服務手法不能迅速作出有效的回應。政府採取根據家庭服務的檢討，三管齊下，提出在三個不同層面為家庭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及專責服務，以增強家庭的抗逆能力，防止家庭問題的發生，並及時處理已經發生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預防問題和危機；第二個層面是支援服務，從發展計劃到深入的輔導；第三個層面是在問題發生後，提供專門服務和危機介入。增強家庭「免疫力」需要從這三個方面開展工作。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層面服務是預防問題和危機。在過去的一年裏，政府已加強各種預防工作，舉辦了許多大型宣傳活動和社區教育活動、特定的家庭教育，以及外展工作。目的是預防問題發生，盡早識別需要特別照顧的家庭，改善服務的方便程度，即市民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盡快找到想要的服務。

舉辦宣傳及社區教育活動的目的，是促進市民認識防止家庭暴力，及早尋求適切援助的重要性，使市民學習應付挑戰的知識和技巧，重拾對家庭及社區暴力事件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並向市民灌輸家庭關懷的觀念，使他們認識到，家庭是支持家人應付人生各種挑戰的動力來源。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7 月，我們開展了一項題為「家庭動力迎挑戰」的宣傳活動，包括各式各樣全港及地區性的活動。後來根據這項活動推出了一系列電台節目、電視劇集和錄音帶，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當時參加的人數達三萬多人，如果加上收聽電台和觀看電視節目的人，被影響的市民更多。電台廣播劇播出後，當即有一百多位聽眾致電電台回應。

從 2002 年 8 月到現在，我們正在開展「凝聚家庭、齊抗暴力」宣傳活動，盡可能促使市民認識家庭暴力，及早尋求適切援助的重要性。活動包括舉行標語創作比賽、海報設計比賽、製作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節目、尋找「家庭抗逆大使」等。為了加強這項宣傳活動的持久性，社會福利署現正在地政總署和房屋署的協助下，安排在全港各區議會轄下地區內指定地點的路旁擺放橫額、街板和海報作宣傳用途，方便市民在面對困難時尋求協助。大約三個星期之後，大家可能會在街上看見我們的宣傳廣告牌，內容是說，當你面對困難可以到哪裏找到幫助。

這是一項突破性的舉動。以前只有區議員使用街板宣傳自己，我們很少用。現在，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也用街板宣傳服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遇到問題的人未必前來參與我們的宣傳活動。如果他們不肯來，我們就不能給他們提供服務。宣傳就是盡量用多種方法接觸他們。

為加強宣傳活動的持久力，社會福利署還從 2002 年 7 月起，在全港推行一項「傳心傳義」的義工運動，呼籲各界攜手合作，推廣積極的人生觀，並透過義工和社會知名人士分享人生經歷，鼓勵市民關懷互愛。

另外，從 2002 年 9 月開始，在衛生署聯合籌辦下，我們在母嬰健康院為受虐兒童的父母舉辦健康教育和改善親子關係活動。還有倡導社區關懷和社區抗逆能力的義工運動，成立家庭支援網絡隊。

最近，大家可能從報紙上看到，從 2003 年 1 月開始，社會福利署與警方制訂了強制轉介制度。對於家庭暴力個案，即使當事人不同意，警方也有權轉介給社會福利署，以便及早介入，不要等到問題進一步惡化。

第二層面服務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在支援工作層面，政府已把以往的家庭服務中心轉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全面的資源、支援及輔導。這些服務有的針對抗逆能力，有的針對解決已經出現的問題。綜合家庭服務在社區中好像爪一樣，盡量抓住資源，而且只要有需要的人士來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中心便盡可能為他們安排相應的一站式服務。

第三層面服務是專為有危機的家庭而設，在提供專業服務方面，政府已設立及加強專門服務，幫助亟需援助的家庭重新培養抗逆能力。其中包括五個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首創的 24 小時家庭危機支援中心、第四間婦女庇護中心，以及自殺危機處理中心。這些機構可以迅速回應並介入危機。

全港首間家庭危機支援中心和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分別於2002年3月和8月開始啓用。2002年12月還增設了婦女庇護中心—昕妍居。家庭虐待的受害者不僅是婦女；現在，專門為受虐男士提供的服務也有所增加。社會福利署還成立了專門負責家庭暴力的組別，加強發展處理虐兒、虐待配偶、虐老、性暴力等個案的專門知識。這個組別並不是很大，但是可以有一班同事集中處理家庭暴力和虐兒問題。以前這些工作分散到不同機構由個人處理。

我們加強處理家庭暴力個案。常常是兩名社工共同處理一個家庭問題，我們稱之為 pair visit。我們的臨床心理學家在報章進行宣傳，並提供治療。我們加強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工作的力度，設立家事調解計劃。

大家知道，香港有很多社會服務熱線，但是針對特定的問題打哪條熱線，大家就未必知道了。為改善服務的方便程度，從2002年1月開始，社會福利署的家庭危機支援中心、自殺危機處理中心，與明愛向晴熱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等協調，合力為亟需援助的人士和家庭提供全年24小時的熱線及緊急介入服務。2002年5月開始提供熱線和暖線服務。現在，這些熱線已經完全開通。如果真的有需要，比如午夜遇到虐兒問題或精神問題，你可以打防止自殺會熱線、向晴熱線或致電社會福利署外展隊要求協助。

其他配套措施包括加強跨界別合作，如透過虐待兒童委員會和關注暴力委員會，並制訂跨部門指引。我們使用獎券基金資助的家庭暴力研究正在展開，目前尚未完成。社會福利署還與房屋署合作，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更有彈性的體恤安置。

總而言之，社會福利署制訂的服務方針是「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並透過與其他部門及機構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及聯繫，鞏固家庭，增強其抗逆能力，更有效地預防家庭問題，達致我們的目標：「鞏固家庭、抗逆自強」。

三種值得關注的家庭類別

(周永新)

我開會前已看了馬教授給我的研究報告，我希望在這裏對這個報告做一些回應。

我想提出自己這幾年對家庭研究的一些看法，與大家一起討論。我不像馮先生那樣，代表政府部門或某個團體發言，因此，不提任何建議或推動服務的想法，只是提出問題而已。

這個調查研究肯定了香港家庭本身在逆境中依然扮演穩定社會的重要角色。剛才馬教授已經詳細解釋報告的結論。包括：

第一，面對逆境時，雖然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如溝通）轉差了，但整體來看，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懷和體諒所佔的百分比相當高，接近七成。用馬教授剛才的話說，這是值得我們欣慰。

第二，報告顯示，面對經濟困難時，大多數人認為，家庭的幫助仍是一個重要來源，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來源。這一點，與其他社會和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他們會認為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是重要的來源。但在香港，許多人覺得，面對困境時，家庭是最重要的。

第三，整個報告都顯示，面對情緒壓力時，家庭的支持和接納，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訪者覺得最可靠、最可以提供支援的，是自己的家人。

不過，我想提出一個疑問。雖然剛才馬教授說，有一成多的受訪者或受訪家庭需要服務，我們只管用「有問題」來形容，對我來說，這個比例出奇地低。我覺得，這低比例的現象或許是由調查提問方式造成的。比如我自己進行有關老人的研究，在訪問中，你問一個人對老人家的看法，和你問他其他人對老人家的看法，通常得出的結果有很大的差異。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你問「你是否孝順父母？」，肯定的比率通常相當

高。但如果你問他「你認識的朋友是否孝順父母？」，這個比率就差不多降低一半。因此，我就不知道，如果我們進行研究時，不是問受訪者本人覺得家人怎麼樣，而是問他：在你相識的朋友中，當其家庭面對經濟困難、情緒壓力、或負資產等問題時，他們覺得家人怎麼樣，還會不會出現像這研究顯示的比率呢？我的疑問是：香港家庭面對逆境的抗逆能力，是否真如這個調查顯示般堅強呢？我絕對不是說這個調查本身有甚麼問題，但是，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時，或許會得到不同的看法。

其次，我覺得，香港家庭的抗逆能力非常取決於家庭本身的結構，即如果家庭結構完整，家庭的抗逆能力通常也比較高。反之，如果家庭結構不完整，我想，家庭的抗逆能力相對減低。最近的人口普查是 2001 年做的，實際上，許多報告都是在這幾個月發表的。我特別分析了其中三個報告，發現有三類家庭值得我們特別關注。否則，這些家庭抵禦和應付困難的能力將直線下降，成為社會資源的沉重負擔。

第一類是有老人家（60 歲以上）的家庭。在這裏，我想講一下有關獨居老人方面的問題。在香港，獨居老人約佔老年人口 12%。以趨勢而言，獨居老人的數字仍會上升，而各項調查均顯示，他們對福利和醫療服務的需求十分殷切。

統計處最近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闡述了香港市民供養父母的情況。值得我們欣慰的結果顯示，香港有七成的子女供養在世的年老父母，供養的數額在每月 2,000 港元以上。也就是說，傳統的觀念仍在維持家庭。另外，前年統計處亦發表一項研究報告，專門調查 45 歲以上人士的生活情況。這些人士被稱作 soon to be old（「即將年老人士」）。

總結這幾個報告及相關政策，發現獨居老人的比例在逐漸上升，獨居老人包括一個或一對年老人士單獨居住。我想，儘管這情況與其他社會轉變有關，但與房屋政策關聯最大。近年來，許多團體指出，近十年來，政府分配公營房屋時，不主張

子女與老人家或長者同住，基本政策是給老人家安排適合一個人居住的單位，造成今日老人家獨居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由於房屋署是用 60 歲來劃清老人的界線，因此，大約 25% 60 歲以上的人士是一個人住或兩個老人家一起住。我想，這對將來全面的家庭照顧會產生很大的不良影響，因為老人家除了自己照顧自己之外，基本上就沒有其他人照顧了。

我們再來看看有關「即將年老人士」的數字。通常，許多獨居的老人家需要領取綜援，或是需要金錢上的幫助。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即將年老人士」的經濟條件比較好。從各方面綜合來看，領取綜援的老人家的數目其實只在老年人口中佔 17% 或 18%。這幾年，雖然因老年人的人口有所增長，老人領取綜援的數字有所增加，但這兩三年的比例非常穩定，並沒有飆升。這就是老年人的家庭結構問題。

第二類就是單親家庭。這類家庭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家庭。剛才，馮先生已經指出香港單親家庭數目在過去十年間的變化。現在香港有 58,000 個單親家庭，比起 1991 年的 34,000 個，已經上升了七成。上升的原因可以留待我們慢慢分析，但正如剛才馮先生的圖表所顯示，主要原因是離婚個案增加。不過，更需要我們關注的是，在 58,000 個單親家庭中，有 33,000 個家庭領取綜援。也就是說，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香港單親家庭需要經濟上的援助。

我分析其他國家的情況發現，英國最近發表的報告書顯示，以入息中位數的 50% 計算，英國有 25% 的住戶處於貧困之中，有三分之一的單親家庭子女生活貧困，需要援助。反觀香港，情形令人吃驚，五萬多的單親家庭中竟然有三萬多領取綜援，而且通常是長期領取綜援，絕非一兩年可以擺脫經濟困境。這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非常嚴重。可見單親家庭抵禦困難能力的薄弱，以及本身所能運用資源的局限。我們將來在這方面提供服務需要據此調整。具體內容大家可以參考人口普查。

第三類是新來港人士的家庭，即家庭成員中有來港未足七年者。大家可以參考統計處 1991 年和 2000 年發表的兩份報告。其中一份是對來港未足七年的家庭的分析；另一份是香港居民在內地有子女或家人的家庭的分析。綜合兩份報告，我想指出，這些家庭的結構非常鬆散，所謂鬆散就是其完整性相當高，如夫妻經常分居兩地、丈夫與太太的年齡相差平均是 20 歲。還有其他因素，如他們的經濟狀況、是否有工作，以及個人的入息情況。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這些新來港人士的平均月收入是 6,000 元，而一般香港人的入息中位數是 9,000 元。至於家庭入息，香港家庭是 17,000 元，而新來港人士的家庭是 11,000 至 12,000 元左右，即新來港人士的家庭經濟情況只不過是香港家庭的三分之二左右。還有數據顯示，在目前領取綜援的人士中，有七萬多人是新來港人士。如果你回憶一下七年前的情況，那時只有 18% 的人需要領取綜援。

這樣講，並非表示我特別看重經濟方面，我只是想指出，如果我們深入地分析，我們需要看一下，新來港人士的家庭在面對經濟困難和適應問題時，他們的情況會是怎樣？最新的調查顯示，這類家庭的收入只及一般家庭的三分之二，而且在其他項目中均較遜色，多無法自給自足。

我非常同意馬教授的報告顯示問題比較樂觀的一面，但是，如果我們向前看未來三年至五年的香港家庭抗逆能力，就要看到，前面我所提出的三類家庭數目並不是少數。以上三類家庭結構的成因各異，但其抵禦困難的能力均在平均線之下，卻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這些家庭要長期面對困境，它們是否有能力去承擔？是否能夠翻身，變成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我本人對此有相當大的懷疑。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調查雖可說明家庭對於成員的重要性，依我之見，上述三類家庭在抵禦困難方面，前景並不樂觀！

那麼能夠做些甚麼呢？我已表示這不是我本次討論的內容。我只是提出這幾類家庭的問題，讓大家討論。

香港失業問題及服務

(麥志東)

馬教授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就業情況與家庭生活狀況有非常明顯的關係。勞工處不直接提供家庭服務，而是通過協助失業人士解決就業問題，以紓緩其經濟壓力。我今天就用一些資料，向大家簡單介紹政府協助失業人士，特別是中年人就業的措施。我們有信心藉著這些措施，可以協助紓緩經濟不景為家庭帶來的衝擊和壓力。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經濟目前仍處於困難時期。上個月剛剛公布的失業率表明，2002 年 10 月至 12 月的失業率是 7.2%，較上一季上升 .1 個百分點。我們可以看到，與去年相比，今年的失業率仍可能處於比較高的水平。即使對於像我們這樣有一份安穩工作的市民來說，失業率回升也會或多或少帶來一些不安。相信這一點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現時本港的失業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和全球化等方面的原因，那些教育程度較低或只有傳統技能的市民，一時難以趕上人力市場對知識和新技術的需要，他們受到的影響最大。面對失業，一般人都會感到非常徬徨。身為家庭經濟支柱的失業人士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更是大家難以想像的。不過，面對經濟和人力需要的急劇變化，通過再培訓和技術提升，這個結構性問題並非不可解決。

實際上，在過去幾年，面對香港經濟和人力需求方面的急劇變化，勞工處的角色已經逐漸從以往單純為求職者作職業轉介，逐漸變成現在提供多樣化和多層次的服務。

多樣化的服務，就是指盡量為求職者提供多種不同形式的服務模式。透過電腦資料庫，求職者可以通過分布全港的 11 間就業中心，或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站（這個網上服務廣受歡迎）找尋合適的職位空缺，然後由就業中心職員安排轉介。如果僱主同意，我們還會開放僱主的聯絡資料，以便服務全香

港。這個網站除了我們的同事使用之外，全香港許多機構都可以使用。求職者透過這個網上資料庫，可以在適合自己的時間和最理想的環境與僱主初步接觸，或安排面試。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方法，盡量縮短求職者求職所需的時間，也希望工作空缺可以盡快得到填補。

另外，我們每日透過大概 200 位同事，接觸許多不同的求職者。我們非常深切地體會到失業的感受，那是非常不好受的。尤其是長期失業的人士，慢慢就會覺得被忽略，可能會失去自信，甚至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勞工處在過去三、四年，特別大幅度改善了各就業中心的環境和設施，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能夠使來中心尋找工作的人感覺到政府重視他們。我們希望透過同事與他們之間的交往，調整求職者的觀念，令他們覺得，在這個艱難的時期，到政府就業中心找工作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另外，就業中心有許多宣傳，包括一些大型的銀幕，不斷播送一些鼓勵的標語，我們甚至將社會福利署或志願機構的熱線電話播出來。呼籲求職者不斷透過自我增值，提高自己成功的機會，亦希望他們不輕易放棄每一次求職的機會。我們自己都覺得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因為我們相信，一個心態積極的求職者，才有找尋工作的動力和鬥志。

至於層次化的服務，則指勞工處會針對個別求職者的困難和需要，提供不同層次的服務。以「就業選配計劃」為例，我們會向求職者提供個人化的深入輔導，以及就業選配服務。我們的同事會根據求職者的學歷、技能、工作經驗及對工作的要求等方面，為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或介紹他們參加僱員再培訓局舉辦的再培訓課程，以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另外，我們還通過簡介會和工作坊形式的小組輔導，幫助求職者提高求職技巧。我們會進行一些核心技能訓練，包括個人優點及弱點的自我分析、鼓勵建立人際網絡、溝通技巧及經驗交流等。就業主任會提供資訊，幫助求職者掌握勞工市場最新的供求走勢。當然，有時也要提醒他們各方面的求職陷阱。

我們明白，在經濟轉型時期，教育程度較低，或是只有傳統技能的中年人，受到的衝擊最大。有鑑於此，勞工處在 2001 年推行了「中年再就業試點計劃」。為年屆 40 歲或以上、失業超過三個月的求職者提供一站式服務。這個計劃的特點是，透過深入就業選配、由非政府機構提供職前培訓及個人化跟進輔導、由僱主安排入職訓練等，以提升參加計劃的求職者成功受聘的機會。在這個計劃中，勞工處邀請有適當職位空缺的僱主，以市價工資聘請參加者，並在第一個月的僱用期內，向參加者提供入職培訓。參加計劃的僱主會獲得 2,800 元一筆過的入職培訓津貼，用以資助入職培訓的部分開支。

截至上個月底，有一萬多位失業中年人士參加了這個計劃。我們發現，其中大約七成是 40 至 50 歲的中年人，學歷水平較低，在中三程度以下的就佔六成以上。還有一個觀察是，這些求職者中，竟然有七成告訴我們，他們是家庭的經濟支柱。我們可以看到，找不到工作並非個人的問題，而是影響整個家庭的問題。在這個經濟不景的時候，勞工處將本著張建宗先生經常講的「幫得一個得一個」的原則，努力不懈，竭盡所能，在就業方面提供支援，協助加強家庭的抗逆能力。

到目前為止，這個計劃已經協助了超過 5,000 人成功就業。我們還親身到部分參加者的工作場所實地視察入職培訓的情況，瞭解僱主對於他們在培訓和入職方面的反應。差不多所有參與的僱主，都滿意透過計劃而聘用的員工的工作表現。大部分的參加者亦都表示，這個計劃有效地協助他們入職。我們在這個計劃中得到一些啓示：只要提供適切的輔助，中年失業人士不單能夠重投勞動市場再就業，而且能對僱主作出很大的貢獻。我們覺得，家庭的經濟支柱可以找到工作，其他家庭成員對抗經濟不景的能力也會大為提高。

為了進一步協助中年人就業，政府會從 2003 年 4 月開始，實施兩個為期一年的新計劃。一個叫「中年再就業培訓計劃」，其特點與上述計劃差不多，但這次我們就不再只是試

點。第二個比較新的構思是「中年地區就業計劃」，我們正在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機構商討，希望藉著他們的協助，可以在地區層面為求職者提供一些服務。預計這兩個計劃可以在來年幫助大約 3,500 個家庭解除其困擾。我們仍在制訂計劃的實施細節，詳情很快便會公布。

總括而言，勞工處會竭盡所能，努力協助求職者找尋工作，期望在最艱難的時刻，向失業人士提供最適切的援助。我亦希望失業人士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積極自我增值，以適應就業市場的轉變。我更呼籲大家積極支持失業的家庭成員。正如馬教授、周教授所說，家庭給失業人士的支援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已經推出不同的就業計劃，協助不同年紀的市民找尋工作。我們非常有信心，只要經濟好轉，就業情況是可以改善的。

「家庭為本」：整體公共政策的方針

(方敏生)

香港亞太研究所這份報告突顯了家庭的重要性，特別在面對困難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作為一個非政府機構的平台，一直關注家庭作為社會單位的轉變。我們自 1998 年開始設立社會發展指標，開始關注和量度家庭團結的指標。在我的發言提綱中，我列舉了一些指標的數字，大家可以看到，數字都是朝著負面走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發展指數 2002》表明，本港家庭問題的表徵在於家庭根基鬆脫。離婚數字不斷上升，2001 年為 13,737 宗，比上一年上升了 7.7%；單親家庭數目增加，2001 年為 58,460 個，比上一年上升了 5.4%，比十年前增幅近 70%；2001 年的虐兒個案有 535 宗，比上一年增加了 7%；家庭暴力個案明顯增加，2001 年為 1,213 宗，比上一年增加了 13.1%；

2001 年的自殺個案為 988 宗，比上一年增加了 7.9%，其中 60 歲以上長者為 270 宗。

那麼，家庭型態有怎樣的轉變呢？我們可以作些甚麼呢？

首先，剛才馮先生提到，家庭模式和型態轉變的一大特徵是，家庭已不再是父母兩人加上兩個小孩的標準家庭模式了。單親家庭、同居家庭、跨境家庭和跨代家庭等家庭模式或型態的轉變，未必可以通過政策得以扭轉。有人說，婚姻不是一世，父母才是一世。怎樣在這個環節方面鞏固家庭的功能，值得我們反思。

第二，我們從這項研究可以看到，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家庭承擔的壓力增加。經濟是個好大的問題。就算有工作，像我們這樣雙職家庭，學校要求參加親子活動，要求家長開會，父母的壓力也是很大的。無論是經濟，還是照顧子女，還是面對年老的父母，這些都是現今香港家庭面對的、愈來愈大的壓力。

第三就是家庭關係。可能是中國人的文化少於溝通，家庭的關係比較薄弱或功利一些，尤其是現在經濟壓力這麼大。在這個大趨勢之下，家庭功能是個很大的問題。正如剛才馬教授提到，我們是不是需要有一個「家庭為本」的服務方針呢？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 2001 年 5 月 15 日舉辦了「凝聚家庭力量」高峰會，呼籲政府及社會各界要重視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重要性，以及家庭所面對的挑戰和危機，提出要以「支援及強化家庭功能」作為施政的主要方針，建立一個「以家庭為本」的社會。

以家庭為本的策略不應只是單一的服務方針或政策，而應該是一個整體施政的方針，是整體公共政策的方針，是一連串家庭取向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援和強化家庭功能。

不同國家和地方都制訂了家庭政策和策略，例如新加坡、挪威、美國明尼蘇達州和澳洲等。其背後的信念體現在如下方面：

從政治的考慮來看，家庭不僅是傳遞價值觀和行為規範的基本單位，而且也是面對逆境、穩定和強化社會的基本保護站。家庭生活與社會是互相影響的。快樂、融洽及健康的家庭有助於穩定及強化社會。

從經濟方面來看，如果家庭不能承擔對家庭成員的照顧，或幫助家庭成員解決問題，這些責任就會轉嫁給政府，或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社會開支就更大。

從社會理想來看，每一個人都應該能夠在家庭中獲得對愛的需要、安全感、照顧和培養身心健康。

縱觀香港情況，從 1994 年開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已經提出討論：香港是否需要有家庭政策。直到 2002 年，羅致光（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裏曾提過需要有家庭政策。其他國家面對全球化，都提到需要將「鞏固家庭機制、強化家庭照顧的功能」，作為全面施政的重點。需要思考的是，鞏固家庭是不是一種社會投資呢？政府是不是應該全面去考慮呢？

家庭政策的目的是協助家庭發揮其養育、照顧和互相支援等功能，促使家庭生活美滿，家人可享受健康、快樂和自由。同時，減輕家庭負擔及壓力，紓緩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新加坡的家庭政策的目的是，確保每一個家庭單位都能做到內部聯繫緊密，家庭關係牢固並具有活力和自立能力；同時鼓勵婚姻、生育及加強家庭的照顧功能。

家庭政策的原則是，加強家庭照顧的功能，尊重家庭的多樣性，確認家庭的力量及自主性，而非替代和妨礙家庭發揮作用。我們可以採用這個原則作為制訂及檢討各項社會公共政策的方向及條件。

綜合以上考慮，在面對環境改變之時，我們是否要重新思考，政府是否有以家庭為本的整體策略？我想，中央政策組亦都要重新考慮。去年（2002 年）立法會重新提出：是否需要有一個家庭事務委員會？是否應該重整政府架構，有一個跨部門政策的協調部門，制訂一個以家庭為本的策略？

另外，以家庭為本不止是政府的責任。怎樣創造民間的力量？怎樣以商界作為僱主，帶動友善家庭的環境？這些是不是可以成就的一些事情呢？

2002 年 5 月，立法會通過了建議政府成立家庭事務委員會的提議，如能落實可推動跨政府部門和政策的協調，並引入民間社會和商界的參與，在政策訂定和推動各方合作，創造善待家庭和增強家庭功能和體制的社會環境。

然而，衛生署和社會福利署的回應有一些保留，這個提議未能落實。但是既然立法會通過了，是不是應該跟進呢？

作為一個全面以家庭為本的社會，家庭政策的協調範圍不單只涉及福利政策，而且與就業、房屋、醫療、教育、稅收及法律等都有關聯。

在家庭與就業方面，需要建立對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大公司可以安排托兒服務，或安排彈性上班時間，讓僱員可以照顧子女或老弱；需要向僱員提供選擇空間，例如提供無薪或延長假期，以照顧有需要的家人；需要提供輔導及培訓的支援，以紓緩職員的情緒，達至身心健康。政府作為龐大公務員隊伍的僱主，應主動制訂對家庭友善的政策，鼓勵其他僱主仿效。

在家庭與居所方面，應該有鼓勵兩代人互相照顧的房屋政策。有調查指出，許多長者選擇租住與家人鄰近的地區，目的是互相照顧但又可以減少磨擦，故在房屋設計上需要考慮相連的大小單位，讓長者及子女分別居住，同時可以互相照顧。

香港在鞏固家庭作為一個單元的房屋政策方面，已經做了一些事情。有「新市樂天倫優先配屋計劃」、「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劃」等，但不夠全面。譬如，最近許多獨居老人申請讓國內年長的子女來港，這些子女不能加到公屋住戶裏，每六個月要檢核一次，結果，這些照顧獨居老人的子女成了黑市公屋居民。有些住戶即使有足夠的空間，成年子女也不可以加入到

公屋的戶口，這就迫使他們不能照顧父母，只好回到自己的居所。政府有需要全面考慮這一系列的政策。

城市規劃會影響原有的社區網絡及關係，並會加速家庭的分離。現時市區重建局在重建社區時，會對受影響的居民作出社會影響評估，體現了「家庭為本」的精神。然而，由於評估過程及結果並未公開，令到外界不知悉重建的影響，亦無從對居民作出支援。建議預留工商業用地及鼓勵商家投資，使居民可以就近工作，免除長途跋涉的時間，令家庭有更多相聚的機會。建議預留休閑及舉辦社區活動的公眾空間，使居民有機會走在一起，建立社區關係。

在家庭與社會福利方面，需要鼓勵更多促進社區關係的服務及活動，以建立及強化家庭的社區支援網絡，使家庭可以在社區內得到支援。加強福利服務，支援弱勢家庭成員的照顧者，保障單親家庭兒童的生活質素。

其他影響家庭的公共政策還包括稅收政策和醫療政策等。

有關稅制問題，我們曾提議過，照顧 60 歲以下失業的父母，可不可以有個免稅的制度呢？我們建議實行這個機制，除了要考慮各個政策範疇外，是否要有機制評估所有政策對家庭的影響？對家庭的影響包括對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對支援家庭作為照顧功能的影響、對家庭成員之間凝聚力的影響等。我們需要在以上各方面進行衡量。

其實，政府應該有一個評估機制，衡量所訂立的每一個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性。如果我們著重「家庭為本」，是不是要有一個機制在訂定政策時衡量這些政策對家庭有怎樣的影響呢？家庭影響評估機制（Family Impact Assessment）的作用是，協助立法者和政策制訂者評估政策、法例及措施對家庭的影響，以發展及培育家庭本身的力量，減少社會政策對家庭產生的負面影響。評估政策可能影響家庭的範圍包括：家庭的經濟狀況、家庭的照顧功能、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以及政策對不同類型的家庭尤其是弱勢家庭的影響。

這個觀點其實不是香港提出的，澳洲正在施行。新加坡很早就提出鼓勵婚姻、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

我們現在提到的家庭政策在強化家庭功能同時，也要尊重家庭的自主性，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除了吸收新加坡和澳洲的相應經驗外，我們需要成立基金強化家庭，然後強化社區。

除了政策的訂定，我們還需要考慮怎樣鼓勵社區的力量支援家庭，特別是照顧小孩和家裏的老弱人士。作為服務提供者，我們可以看到，強化家庭的工作真的需要動員整體社會力量和政策的改變。

最後，我們應該加強對於香港家庭的研究。現時家庭的模式比以前更複雜、更多樣化，包括單親家庭、長者家庭、再婚家庭及同性家庭等。這些家庭內部的互動及支援關係不盡相同，而且不同的家庭亦有不同的需要。而香港一直缺乏有關家庭的研究，尤其是追蹤性的研究，故建議需要推動對家庭的研究，幫助各界瞭解不同家庭的需要，從而作出相應政策上的配合。

香港家庭的抗逆能力是高是低？

（蔡海偉）

這項研究給了我們很多資料討論，我覺得很好。但是，我想大膽做個相反的結論：香港家庭的抗逆能力，其實是很低的。調查報告第三頁提到，失業受訪者對家庭整體滿意程度較低，與家人的溝通較少，與配偶的爭吵較多。在職受訪者無論在家庭團結、積極人生觀等方面，都比失業的受訪者強好多。在職者的家庭在面對較不嚴峻的逆境時，家庭沒有問題；可是，如果面對失業，那些家庭就不行了。如此說來，是否可以反過來講，就是香港家庭的抗逆能力相當低，當家庭遇到逆境

時，家庭根本連家庭關係都處理不了，是不是反映了香港的家庭抗逆能力很低呢？

我知道不可以簡單下結論。事實上，調查中的失業人士只佔一成多。這個觀察值得我們多做一些有關失業人士家庭的研究，讓我們更加瞭解，究竟他們面對的問題是個人內在的問題，如自信心、悲觀、自卑等，還是家人對他們的看法問題，又或是其他因素。這是我的一些觀察。

(王家英)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而是負責統計方面的工作。不錯，你的質疑不能說錯，你可以從相反的方面來看。但是，我們去解讀數字的時候，數字告訴我們，面對失業、憂慮失業、憂慮減薪的家庭或家庭成員，在家庭內部溝通等多方面出現的問題相對多了。但從絕對數字來看，在統計上顯著的，實際上有問題的人仍然是少數。即使這類人是有問題的，這類家庭面對失業逆境時，家庭溝通可能減少，只是相對於其他沒有問題、沒有憂慮的人來說，有著這樣的差異。但是從絕對值來看，非常簡單，失業人士中不滿意其家庭生活者只有三成六而已，如果是「做人更積極」一項，表示減少了的也只有二成四。我只能說，有關數字反映出每一個家庭面對宏觀的結構條件變化時，一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這些面對逆境的人當中，仍然有大部分人沒有問題，這反證出家庭抗逆能力是存在的。對於有問題的人來說，可能外在環境變化太大，令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單獨去面對問題。

(馬麗莊)

王博士從統計學上的數字理解家庭抗逆能力，我想從甚麼是抗逆能力的理念方面做一個回應。如果採用對家庭抗逆能力比較嚴謹的學術理解，你的觀察和我們的結果是一樣的，我們這次研究只是一個序幕。根據 Patterson (2002) 的定義，家庭抗逆能力其實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包括家庭是否長期處於逆境。關於甚麼是長期甚麼是短期，實際上牽涉到操作化的問題。在我們的研究中，家庭的逆境是經濟困難和貧困情況等。

第二，就是突發性的巨變，如戰爭。Patterson 認為，嚴格地說，在同時存在第一和第二的環境中，才可以驗證抗逆能力。

當然，有另一派學者如 Walsh (1998) 指出，如果採用一個這麼嚴格的方法界定家庭抗逆能力，在進行研究時不容易操作化。她認為，所謂一般的家庭，即沒有問題、運作良好的家庭，已反映其具有一定的抗逆能力。

因此，我們在理解數據時，要看我們是用寬鬆的界定，還是嚴格的界定。如果用寬鬆些的定義，我想我們的理解是對的，我剛才講值得欣慰也是對的。但如果用 Patterson 的理解，我想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另外，我們的研究只是一次電話調查，其實需要多次追蹤和深入的研究。

受訪者的收入狀況

(吳慧玲)

我想問，在一千多位受訪者中，他們的經濟狀況或者收入狀況是怎樣的？我相信這個因素對有關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另外，我自己覺得，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家庭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樣重要。正如周教授剛才提到獨居老人的問題，我估計，除了房屋政策的影響之外，綜援制度也可能是個具影響力的因素。大家知道，現在申請綜援其實要求家庭申請。但很多與父母同住的子女，現在正在失業，他們不是不想孝順父母、供養父母，而是根本沒有能力這樣做。但當政策一定要求家人申請時，做子女的可能就很為難。對一個家庭來

說，要麼被迫與父母分開居住，要麼就繼續獨自捱過經濟難關。

此外，我們也可預見香港在 30 年後，可能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老年人，怎樣面對呢？會不會有一個完整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解決老年人口問題？不過，這樣可能會加重香港社會的經濟負擔。

（王家英）

我主要回應經濟問題。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所有受訪者中，53.9% 表示有工作，9.7% 表示自己是學生，表示自己是主婦的有 17.8%，退休的有 8.9%，表示失業的有 9.8%。當我們剔除了學生、主婦、退休這批人士，其實際的工作人口就應該包括失業和有工作的人。調查結果顯示，在失業和有工作的人士中，有 15.3% 表示自己是失業的，這個數字高於政府的統計數字。我們的數字可能有所高估，因為我們進行電話調查的時間是晚上六時至十時半，很多人還未下班。

至於收入呢，好籠統地講，57.1% 的受訪者每月收入在 15,000 元以下，4,000 元以下的有 4.6%，4,000 至 6,999 元之間的有 12.5%，7,000 至 9,999 元的有 18.1%，10,000 至 14,999 元的有 21.9%，15,000 至 19,999 元的有 13.5%。整體來講，收入稍微偏低、月入 15,000 元以下人士超過半數。

（馬麗莊）

我作一個補充。失業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與政府統計處所發現的是非常一致的，都是以非技術性、低教育程度的中年人士為主。至於具體數據，請大家參看我們的研究報告（王家英等，2003）。

（王家英）

這裏還要補充一點，為什麼我們說弱勢群體受到失業的威脅比較大呢？失業人士中有 78.2% 表示，他們在失業之前的工

資是月入 15,000 元以下。明顯地，低收入人士受失業的影響遠遠嚴重於其他收入的人士。

勞工處還可以做甚麼：監管？失業援助金？

（吳慧玲）

我想問麥志東先生一個問題。剛才你介紹了很多現在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案，還有沒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作更多的工作呢？例如目前很多工人在現時的外判制度下，人工很低，工作時間很長，是不是有可能設定最低工資或工時上限制度呢？或者現在很多僱主在福利上的政策對工人很不利，在這一方面可不可以監管多些？或者失業的不一定拿綜援，而是設立一個失業的援助金？我相信這些方案，大家都在討論，會不會對現在處於困境的人，有真真正正的幫助，令他們渡過難關？至於結構性的問題，整個香港經濟的走向，既然以前都是泡沫經濟，為什麼仍然要這樣走下去呢？

（麥志東）

這位同工提的問題很好，涉及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想應該從兩個層次去看這個問題。一是政策上的層次，二是勞工處本身執行上的問題。正如你提到一些工作零碎化問題，多多少少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必然出現的，也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我覺得，如果經濟發展需要這些零碎工，政府的舉動便未必可以扭轉這種局面。

剛才你提到的幾項建議，如政府應否設定最低工資和工時上限法例？政府應否成立一個失業援助金？這些課題在社會上都討論了相當長的時間，贊成的意見、反對的意見兩方面都有。我相信，在適當的時候，政策上會有一些結果。我就不代表政府去講應該還是不應該了，社會上已經有非常充分的討論。

勞工處可以做到的工作，主要在法例執行上。我們會保證，勞工處對法例保障僱員的權益方面一定盡能力監察。包括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們內部特別成立一組人，針對工友關於各方面的投訴，我們一組同事深入調查，積極處理需要交給法庭的案件。通過執行和加強監控等行動，給社會和僱主一個訊息：在工資各方面要嚴格按照法例去做。我們相信，再給我們一些時間，這個問題會解決的。另外，我們有個基金，希望可以間接幫到失業的工友。

家庭更艱難的經濟處境：長期多人失業

(陳美潔)

香港明愛也有提供中、老年工友的服務中心，我們主要是透過本身的服務數字去看失業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一直在開展有關失業問題的學術研究，我非常高興，也感到欣慰的是，家庭抗逆能力可以抵抗現在的失業問題，為失業者提供支援。

不過，我們有個擔心，就是抗逆能力和失業時間的相關性。看完這個研究報告，我就會問：失業時間有多長？

為甚麼問這個問題呢？第一，因為時間愈長，家庭承擔的壓力愈大。第二，失業問題通常是非技術和中、老年工人遭遇的。他們的家庭大都是低收入家庭，他們的子女則面對更為嚴重的問題——青少年失業問題。以前青少年失業，有家人支持，而現在連作爲家庭經濟支柱的人都失業了，失業的青少年更難以從家庭中得到支持。

此外，一個家庭有一個成員失業還可以承受，如果過一段時間有更多成員失業，或不完全失業，比如工資下降和工作不穩定，家庭的抗逆能力會出現甚麼變化呢？

當然，我沒有研究抗逆能力的問題，不過，我覺得，家庭繼續運作，每個人仍然可以回來吃飯，是否就表示家庭具有抗

逆能力呢？不爭吵，可能是因爲大家都沒有事情做了，不出聲。青年人全日打機，成年人又不出聲。這時，家庭仍然可以存在，但是否還存在家庭關係和情緒支援呢？家庭抗逆能力下降及家庭長期貧困會否引發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呢？

我們最近的數字表明，接受我們服務的長期失業工友開始增加。我不知道未來的經濟狀況會如何。當經濟狀況好轉時，他們可能會找到工作。但從發展的趨勢來看，當工業或服務行業逐漸被淘汰時，會不會導致這批人長期失業呢？如果是這樣，會不會有人走向社會，要求綜援呢？

其實，我們都在探討和幫助一些中、老年工人，維持他們的士氣。但是，我們非常憂慮，經濟狀況不轉好，這批人的出路的確有一定的問題。

第二，剛才周教授提到單親家庭、新來港人士、獨居老人、長者這些問題。我同意以家庭爲本的政策非常重要。不過，我們有時會發現，一些長者運用家庭去申請公屋，希望可以優先上樓，不過，最後的結果是他的兒子住了那間屋，然後老人家就要搬出來。

我不是批評政策，可能有一些因素導致這個問題。現在香港有個說法，就是「父母養仔，仔養仔」。意味著未來的發展是，會一直繼續維持家庭。可是，未來的家庭在經濟、生活和情緒支援這些環節的功能，是會增強還是減弱呢？

當然，我們不反對支持家庭本身的功能，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定要有社區互助的能力。因爲有時只是家庭互相支持，情緒是無法釋放出來的。如果你一家人是不開心的，一家人都失業了，那麼，這個家庭究竟會怎樣呢？我想，這個家庭很難繼續健康發展下去。所以，我覺得，同一背景的弱勢社群在服務中相互支援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別要提到的是，在新年的時候，來到我們單親中心的單親家庭只有兩個人，與平日比較，實在分別很大，他們尤其會觸景傷情。如果所有的單親家庭都參與，大家有團拜、有活動，情況可能就不同了。我覺得，家

庭與家庭的凝聚，以及點與點之間的互助網絡更加重要。不要單看「家庭為本」的發展服務，家庭與家庭之間、鄰里與鄰里之間的互助和凝聚，反而可以轉化家庭的逆境。同一道理，失業人士或將要面對失業的人士互相在一起，有個渠道抒發自己的情緒，也可以產生互勉的動力，對家庭是有好處的。

有些太太來中心找我們幫助，說在家裏她講好多，但丈夫不出聲。「不出聲」是不是就等於沒有事呢？那些太太想要支持丈夫，希望我們可以幫助他跳出這個圈子，看得闊一些，不要整天待在家裏。

(馮民樂)

我有兩個回應。一是非常同意你的觀點，即家庭仍維持著一定的功能，但我們都看到家庭結構的變化。我想，外國也非常擔心家庭結構變化這個重要的世界性現象。所以，特區政府去年推行了一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基金的原則是，除了加強團體內部的連結，也要加強社區之間的凝聚力。整體來說，基於結構性的轉變，家庭凝聚力在世界各地似乎都存在危機。所以，需要社區凝聚成一股力量，支持家庭。

另外，兩位與會者都講到綜援。每個政策在執行中都有好的方面，但也一定會有被人利用的漏洞。譬如我們經常說，為何這麼多老人家申請入住老人院？其中一個原因是綜援。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很多老人家都不想讓子女擔心，寧可減輕子女供養他們的經濟負擔！這就是老年父母的心態。其實，父母常常會擔心給子女添麻煩，就想：「不如我住老人院啦！」外國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譬如英國，如果你三年之內曾經置業，都不能符合入住老人院的資格。香港的政策暫時仍不夠周全。

周教授最近講，我們已經從選擇性福利變成非常補救性的福利了。綜援也是一樣。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綜援未必給到最需要的那些人，但一些不是真的那麼需要的人卻利用政策的

漏洞取得綜援，這也是我們想改善綜援制度的原因。當然，從政策上來講，政府仍然認為，家庭是支持家庭成員的重要泉源，「家庭為本」是一個重要的理念。當家庭成員不能相互支持時，或連自己都失業、無法支持老年人或其他成員時，就要投入社會的資源。一項政策的維持，首先要看其大前提，細節上的漏洞，則可利用具體措施來阻塞。不過，有些情況總是無可避免的，譬如家庭整日吵架，不分開又不行，所以不如分開。但是，政府一直都以「家庭為本」為理念。

(王家英)

我非常同意陳小姐提到的，經濟持續困難對家庭的打擊力。我們從數字可以見到，94% 的失業受訪者都是非行政專業人士。還有一些相關的分析值得大家參考。在家庭中，年齡在 50 歲或以上、具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從事非行政專業工作、個人月收入一萬元以下者，憂慮自己失業的程度都比其他類別的人士遠為強烈的。經濟困難的持續確實會衝擊到家庭的抗逆能力。

「家庭為本」的服務僅限於家內嗎？

(黃洪)

我想提一個意見和問一個問題。一個意見其實是想回到抗逆能力和經濟困難這個主題。這份研究報告交待得很清楚，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即面對經濟不景，並不是所有的家庭抗逆能力都降低了。然而，那些真正面對失業或減薪者，他們的家庭關係明顯變差了，抗逆能力減低了。

社會政策的分析就是應該集中於那批高危家庭，並進行介入。那麼，怎樣做呢？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剛才，方敏生提出的政策都是以「家庭為本」的政策，加強家庭的功能。可是，我們亦見到，面對經濟困境，有些家庭最終解體，

會不完整。針對這一部分的家庭，仍然按照「家庭為本」的理念提供服務，是不是真能做到呢？

我近年也進行了一些關於失業、貧窮和露宿者的研究，我的感覺同陳美潔的感受一樣強烈。就是說，不是這個家庭不好，而是家庭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它的抗逆能力已經不能發揮了。當家庭不能發揮經濟功能，維繫家庭，尤其是那些高危家庭，其實是相當困難的。這幾年，我們不斷對那些高危家庭做一些輔導工作，反而回到加強家庭與家庭之間的聯繫，和社區與家庭之間的聯繫。這種做法可能比現在純粹用「家庭為本」更重要。

還有另一個問題，剛才的討論一直沒有提及性別問題。面對家庭逆境，不同性別的家庭成員會不會有不同的情況呢？我自己覺得男女有不同。女性失業後，除本身的家庭網絡外，還有鄰舍和朋友，但不少男性失業後會陷於一無所有。我見到很多露宿者，他們大多數都是男性，他們一失業，關係網絡立即解體。所以，在有關家庭逆境的研究中，下一步是否可以看看男女之間不同的情況，或者公布現有的數字。

(馬麗莊)

我想澄清「家庭為本」的概念，似乎大家有個誤解。如果依照 Hartman 及 Laird (1983) 對「家庭為本」的定義，焦點絕對不是在家庭裏面。任何家庭工作，其實都非常強調家庭與社區之間的互相依賴和互相支援，以及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所謂以家庭為本，就是以家庭作為服務的對象，以家庭為單位，不是說因此而忽略社區或個人的需要。

家庭解體：鼓勵青少年「北上」的後遺症

(馮可立)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很多家庭已經開始適應經濟逆境。昨

晚有位媽媽來找我，與我談家裏的經濟問題。她有兩個兒子，兩個兒子都響應香港政府的呼籲，「北上」（回內地）找工作。一個做會計助理，另一個做中醫。做會計助理那個，每三個月可以給媽媽 2,000 元，但請留意，回內地工作，工資就低了很多。另一個做中醫，勉強可以維持香港的居屋供款。媽媽就在香港住，這個家庭正在解體。她希望我可以幫她。

我問她如何維生？她說只得老人金。我問她為何不申請綜援？她說沒有資格，因為只有兩個兒子不供養媽媽，才可以得到綜援。此個案反映出，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在某程度上是在促進家庭解體。

那個做中醫的兒子，已在內地結識了女朋友，一旦結婚，相信就會在內地發展他的家庭。另一個做會計助理的兒子，相信他再年長些也會這樣做。屆時，香港便要負擔那位老人家的生活費。

青少年政策鼓勵年輕人「北上」發展時，會不會引起這樣一種情況，即在結構上使香港的家庭更加分解？我們一直講「農村融合城市的問題」，但沒有見到城市回流農村會出現新的問題。所以，我希望可以做些全面的研究，看清楚現在香港家庭解體所牽涉的種種政策問題。否則，我們醫得頭就醫不得腳。到頭來，可能在我們不斷鼓勵青少年「北上」工作的時候，我們正在加重香港社會保障的負擔。我希望可以提醒大家這一點。

總結

(馬麗莊)

我們希望是次研究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特別感謝各界人士出席本次論壇。大家就香港家庭面對經濟不景的抗逆能力交流意見，並進行深入的討論。大家的踴躍發言令我們獲益良多。謝謝各位。

參考書目

- 王家英、馬麗莊、劉玉琼。2003。《經濟困難下香港市民的工作狀況與生活感受：弱勢社群的困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呂大樂、王卓祺。1999。《失業、貧窮與政府的承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1999。《逆境求生：失業人士生活境況調查報告書》。香港：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 崔志輝。1999。《失業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之調查報告》。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Hartman, A. and J. Laird. 1983. *Family-centered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Patterson, J. M. 2002. "Understanding Family Resili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3):233-46.
- Walsh, F. 1998.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附錄一：參加者名單

- 召集人： 馬麗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講 者： 方敏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講座教授）
- 馬麗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麥志東 （勞工處高級勞工事務主任（就業））
- 馮民樂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策略規劃））
- 嘉 賓：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吳慧玲 （工友權益聯社義務組織者）
陳美潔 （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協調總監）
馮可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黃 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楊汝萬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
劉玉琼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蔡海偉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政策研究及
倡議））

附錄二：經濟困難對香港市民在家庭上的影響 意見調查結果

表一：對香港經濟現況與前景的看法 (%)

經濟現況	
差	79.2
普通	19.8
好	.2
不知道/很難說	.8
(N)	(1015)
未來3年的經濟前景	
變差	29.3
與現時一樣	45.1
變好	16.6
不知道/很難說	9.1
(N)	(1015)

表二：家庭生活狀況 (%)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20.3
一樣/沒有影響	63.3
增加	15.2
不知道/很難說	1.3
(N)	(1015)
與配偶的爭吵(只問有配偶人士)	
減少	11.3
一樣/沒有影響	71.4
增加	16.4
不知道/很難說	.9
(N)	(672)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4.7
一樣/沒有影響	72.8
增加	10.2
不知道/很難說	2.3
(N)	(1015)
家庭團結	
減少	14.1
一樣/沒有影響	64.3
增加	20.3
不知道/很難說	1.3
(N)	(1015)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13.3
一樣/沒有影響	58.6
增加	27.1
不知道/很難說	1.0
(N)	(1015)

表三：人生態度及家庭生活滿意程度 (%)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5.7
一樣/沒有影響	29.8
增加	59.1
不知道/很難說	5.4
(N)	(1015)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12.3
一樣/沒有影響	38.5
增加	45.7
不知道/很難說	3.4
(N)	(1015)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15.8
一般/普通	28.6
滿意	54.7
不知道/很難說	1.0
(N)	(1015)

表四：經濟現況評估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經濟現況			χ^2
		差	普通	好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23.0	10.6	.0	17.366**	
一樣/沒有影響	62.2	71.4	50.0		
增加	14.7	18.1	50.0		
(N)	(794)	(199)	(2)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1.2	12.2	.0	5.632	
一樣/沒有影響	70.9	78.3	100.0		
增加	17.9	9.6	.0		
(N)	(546)	(115)	(2)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4.9	16.0	.0	8.738	
一樣/沒有影響	73.2	79.0	100.0		
增加	11.9	5.0	.0		
(N)	(783)	(200)	(2)		
家庭團結					
減少	15.2	10.1	.0	4.686	
一樣/沒有影響	64.0	69.2	100.0		
增加	20.8	20.7	.0		
(N)	(794)	(198)	(2)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14.9	7.0	.0	10.047*	
一樣/沒有影響	58.0	62.8	100.0		
增加	27.0	30.2	.0		
(N)	(796)	(199)	(2)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6.2	5.3	.0	7.404	
一樣/沒有影響	29.4	39.4	50.0		
增加	64.5	55.3	50.0		
(N)	(763)	(188)	(2)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14.3	5.7	.0	13.226*	
一樣/沒有影響	38.2	46.9	.0		
增加	47.6	47.4	100.0		
(N)	(778)	(194)	(1)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18.1	6.0	.0	32.200***	
一般/普通	30.7	22.5	.0		
滿意	51.2	71.5	100.0		
(N)	(795)	(200)	(2)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表五：經濟前景評估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經濟前景			χ^2
	變差	與現時一樣	變好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24.1	19.5	14.5	7.553
一樣/沒有影響	60.1	65.4	65.5	
增加	15.8	15.1	20.0	
(N)	(291)	(456)	(165)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2.5	8.9	14.3	7.133
一樣/沒有影響	69.0	72.9	76.5	
增加	18.5	18.2	9.2	
(N)	(216)	(280)	(98)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4.9	15.8	16.5	5.357
一樣/沒有影響	73.7	72.6	78.0	
增加	11.4	11.6	5.5	
(N)	(289)	(449)	(164)	
家庭團結				
減少	16.0	15.2	8.4	7.149
一樣/沒有影響	63.1	64.3	65.3	
增加	20.8	20.5	26.3	
(N)	(293)	(454)	(167)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18.7	11.5	9.0	20.447***
一樣/沒有影響	54.1	63.4	53.3	
增加	27.2	25.2	37.7	
(N)	(294)	(453)	(167)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8.4	5.2	4.4	4.701
一樣/沒有影響	28.7	28.9	32.5	
增加	62.9	65.9	63.1	
(N)	(286)	(440)	(160)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19.0	11.3	2.5	34.920***
一樣/沒有影響	37.7	41.6	34.0	
增加	43.3	47.1	63.6	
(N)	(284)	(450)	(162)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22.1	11.9	9.6	31.628***
一般/普通	29.9	30.8	19.8	
滿意	48.0	57.4	70.7	
(N)	(294)	(455)	(167)	

*** p < .001。

表六：就業狀況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就業狀況		χ^2
	失業	就業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36.1	18.7	15.757***
一樣/沒有影響	53.6	63.6	
增加	10.3	17.7	
(N)	(97)	(541)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6.8	13.4	15.838***
一樣/沒有影響	57.6	71.9	
增加	35.6	14.7	
(N)	(59)	(367)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2.6	16.2	2.942
一樣/沒有影響	71.6	73.6	
增加	15.8	10.2	
(N)	(95)	(537)	
家庭團結			
減少	19.6	14.6	6.808*
一樣/沒有影響	68.0	61.5	
增加	12.4	23.9	
(N)	(97)	(540)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20.6	13.5	4.858
一樣/沒有影響	57.7	56.6	
增加	21.6	29.9	
(N)	(97)	(542)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9.9	6.3	1.659
一樣/沒有影響	26.4	28.7	
增加	63.7	65.0	
(N)	(91)	(526)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24.2	12.3	15.597***
一樣/沒有影響	43.2	35.7	
增加	32.6	52.1	
(N)	(95)	(530)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36.1	13.9	31.759***
一般/普通	29.9	29.0	
滿意	34.0	57.1	
(N)	(97)	(541)	

* p < .05, ***p < .001。

表七：憂慮自己失業和減薪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憂慮失業			χ^2	憂慮減薪		χ^2
	不擔心	少少擔心	很擔心		不擔心	少少擔心	很擔心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10.7	18.5	27.7	17.087**	13.4	17.9	26.8
一樣/沒有影響	70.1	65.1	54.2		67.6	65.8	55.5
增加	19.2	16.4	18.1		19.0	16.3	17.7
(N)	(177)	(189)	(166)		(179)	(184)	(164)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3.0	11.7	16.5	27.295***	13.9	15.3	11.9
一樣/沒有影響	76.4	81.7	55.7		74.6	75.8	61.5
增加	10.6	6.7	27.8		11.5	8.9	26.6
(N)	(123)	(120)	(115)		(122)	(124)	(109)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5.9	16.4	16.7	13.118*	18.5	16.3	13.8
一樣/沒有影響	77.3	76.2	66.0		75.3	74.5	69.4
增加	6.8	7.4	17.3		6.2	9.2	16.9
(N)	(176)	(189)	(162)		(178)	(184)	(160)
家庭團結							
減少	9.0	14.3	21.3	13.276*	14.0	11.4	19.8
一樣/沒有影響	64.4	65.1	52.4		62.0	65.8	54.9
增加	26.6	20.6	26.2		24.0	22.8	25.3
(N)	(177)	(189)	(164)		(179)	(184)	(162)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9.0	11.1	21.1	15.420**	9.5	10.3	22.0
一樣/沒有影響	59.9	61.4	46.4		65.4	54.9	48.2
增加	31.1	27.5	32.5		25.1	34.8	29.9
(N)	(177)	(189)	(166)		(179)	(184)	(164)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4.6	4.9	9.9	9.214	5.8	5.5	8.2
一樣/沒有影響	31.6	23.8	31.1		32.0	24.7	27.8
增加	63.8	71.4	59.0		62.2	69.8	63.9
(N)	(174)	(185)	(161)		(172)	(182)	(158)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6.3	10.1	21.5	21.573***	12.0	9.2	17.3
一樣/沒有影響	41.7	35.6	27.8		36.6	38.9	29.5
增加	52.0	54.3	50.6		51.4	51.9	53.2
(N)	(175)	(188)	(158)		(175)	(185)	(156)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4.0	9.5	28.9	70.297***	11.7	6.5	25.3
一般/普通	19.9	37.0	29.5		25.1	34.6	27.8
滿意	76.1	53.4	41.6		63.1	58.9	46.9
(N)	(176)	(189)	(166)		(179)	(185)	(162)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八：憂慮家人失業和減薪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憂慮失業	不擔心	少少擔心	很擔心	χ^2		憂慮減薪 不擔心	憂慮減薪 少少擔心	憂慮減薪 很擔心	χ^2
					不擔心	少少擔心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12.2	17.9	32.4	43.171***	13.8	18.8	30.6	34.352***		
一樣/沒有影響	72.8	66.6	51.9		69.9	68.5	51.1			
增加	15.0	15.5	15.7		16.3	12.6	18.3			
(N)	(294)	(335)	(318)		(312)	(340)	(278)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1.2	12.4	10.0	26.492***	13.5	11.6	8.7	24.954***		
一樣/沒有影響	79.8	76.1	64.2		76.0	77.3	65.0			
增加	9.0	11.5	25.8		10.5	11.1	26.2			
(N)	(188)	(209)	(229)		(200)	(207)	(206)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4.8	16.8	14.4	28.125***	16.6	16.8	13.2	31.405***		
一樣/沒有影響	79.7	74.9	67.6		77.9	74.9	67.8			
增加	5.5	8.4	17.9		5.5	8.3	19.0			
(N)	(291)	(334)	(312)		(308)	(339)	(273)			
家庭團結										
減少	9.6	11.8	21.7	28.665***	12.2	10.6	21.0	19.011**		
一樣/沒有影響	71.7	68.7	54.3		67.6	69.5	55.8			
增加	18.8	19.5	24.0		20.2	19.9	23.2			
(N)	(293)	(339)	(313)		(312)	(341)	(276)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8.1	11.5	20.1	27.234***	11.1	9.0	20.1	23.432***		
一樣/沒有影響	66.4	61.7	49.4		65.0	60.6	50.7			
增加	25.4	26.8	30.6		23.9	30.3	29.2			
(N)	(295)	(339)	(314)		(314)	(343)	(274)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4.7	5.5	8.3	5.491	5.4	3.9	9.0	11.920*		
一樣/沒有影響	35.3	31.2	29.1		36.6	30.5	27.7			
增加	60.1	63.3	62.6		58.0	65.6	63.3			
(N)	(278)	(330)	(302)		(295)	(334)	(267)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7.6	7.8	23.1	44.646***	8.1	9.8	21.4	28.179***		
一樣/沒有影響	44.3	43.0	33.3		44.3	41.5	33.8			
增加	48.1	49.3	43.6		47.6	48.7	44.7			
(N)	(289)	(335)	(303)		(309)	(337)	(266)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9.5	8.0	29.0	87.841***	11.6	10.2	25.5	47.759***		
一般/普通	22.8	32.8	32.2		23.9	30.6	33.1			
滿意	67.7	59.2	38.8		64.5	59.2	41.4			
(N)	(294)	(338)	(317)		(310)	(343)	(278)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九：物業按揭及負資產情況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物業按揭狀況		χ^2	負資產		χ^2
	有按揭	沒有按揭		否	是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17.1	16.9	10.392**	11.8	21.9	5.579
一樣/沒有影響	61.3	71.7		66.9	56.2	
增加	21.6	11.4		21.3	21.9	
(N)	(310)	(237)		(127)	(169)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2.2	11.5	4.484	13.8	11.6	7.054*
一樣/沒有影響	70.9	78.8		76.6	65.1	
增加	17.0	9.7		9.6	23.3	
(N)	(230)	(165)		(94)	(129)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6.1	15.7	0.173	20.5	12.2	9.405**
一樣/沒有影響	75.4	76.7		75.6	75.0	
增加	8.5	7.6		3.9	12.8	
(N)	(305)	(236)		(127)	(164)	
家庭團結						
減少	12.7	9.7	7.960*	8.6	16.3	5.242
一樣/沒有影響	59.7	71.3		65.6	54.2	
增加	27.6	19.0		25.8	29.5	
(N)	(308)	(237)		(128)	(166)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11.3	10.9	4.815	6.3	15.5	6.635*
一樣/沒有影響	55.8	64.4		60.9	51.2	
增加	32.9	24.7		32.8	33.3	
(N)	(310)	(239)		(128)	(168)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4.0	6.4	6.929*	4.8	3.1	10.507**
一樣/沒有影響	25.4	33.8		16.1	32.9	
增加	70.6	59.8		79.0	64.0	
(N)	(299)	(234)		(124)	(161)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12.2	9.1	5.732	8.7	14.5	2.293
一樣/沒有影響	36.5	46.6		38.1	35.2	
增加	51.3	44.4		53.2	50.3	
(N)	(304)	(232)		(126)	(165)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12.6	11.3	1.016	8.6	16.1	4.092
一般/普通	24.8	28.6		25.0	26.2	
滿意	62.6	60.1		66.4	57.7	
(N)	(310)	(238)		(128)	(168)	

* p < .05, ** p < .01。

表十：憂慮繳付樓宇按揭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沒錢繳付按揭			χ^2
	不擔心	少少擔心	很擔心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7.1	20.0	29.9	21.175***
一樣/沒有影響	71.7	54.4	51.7	
增加	21.3	25.6	18.4	
(N)	(127)	(90)	(87)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1.6	15.9	9.5	17.432**
一樣/沒有影響	81.1	68.1	58.7	
增加	7.4	15.9	31.7	
(N)	(95)	(69)	(63)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6.7	18.0	13.1	15.973**
一樣/沒有影響	81.7	71.9	70.2	
增加	1.6	10.1	16.7	
(N)	(126)	(89)	(84)	
家庭團結				
減少	5.5	17.8	18.8	11.514*
一樣/沒有影響	66.1	56.7	51.8	
增加	28.3	25.6	29.4	
(N)	(127)	(90)	(85)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3.1	18.9	16.1	17.403**
一樣/沒有影響	64.6	46.7	49.4	
增加	32.3	34.4	34.5	
(N)	(127)	(90)	(87)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4.9	3.4	3.6	2.488
一樣/沒有影響	23.6	21.8	31.0	
增加	71.5	74.7	65.5	
(N)	(123)	(87)	(84)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7.9	11.4	18.8	7.737
一樣/沒有影響	42.9	33.0	31.8	
增加	49.2	55.7	49.4	
(N)	(126)	(88)	(85)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5.5	6.7	30.2	55.492***
一般/普通	13.3	37.8	27.9	
滿意	81.3	55.6	41.9	
(N)	(128)	(90)	(86)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十一：生活壓力及抑鬱程度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生活壓力		χ^2		抑鬱程度		χ^2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9.6	16.3	32.7	65.851***	11.1	24.1	40.0
一樣/沒有影響	79.4	67.6	49.1		72.2	62.0	42.6
增加	11.0	16.1	18.1		16.7	13.9	17.4
(N)	(218)	(404)	(342)		(461)	(345)	(155)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1.6	10.3	10.9	53.833***	12.9	9.2	12.5
一樣/沒有影響	85.2	76.2	58.5		80.7	69.3	50.0
增加	3.2	13.5	30.6		6.4	21.6	37.5
(N)	(155)	(252)	(229)		(311)	(218)	(104)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1.8	16.8	14.9	52.460***	15.2	14.6	15.9
一樣/沒有影響	84.5	76.5	65.2		78.7	74.3	62.3
增加	3.6	6.8	19.9		6.1	11.1	21.9
(N)	(220)	(400)	(336)		(460)	(342)	(151)
家庭團結							
減少	5.9	9.6	26.1	72.029***	6.5	17.6	30.1
一樣/沒有影響	79.3	68.5	51.0		72.5	62.4	47.1
增加	14.9	21.9	22.8		21.0	19.9	22.9
(N)	(222)	(406)	(337)		(461)	(346)	(153)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3.6	9.1	25.7	79.264***	6.3	15.9	29.4
一樣/沒有影響	73.9	60.5	46.3		65.2	57.1	42.5
增加	22.5	30.4	28.0		28.5	27.1	28.1
(N)	(222)	(405)	(339)		(463)	(347)	(153)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3.3	6.0	7.8	28.598***	4.2	6.9	9.6
一樣/沒有影響	44.7	29.7	23.8		36.7	27.5	23.3
增加	52.1	64.2	68.4		59.0	65.6	67.1
(N)	(215)	(397)	(320)		(449)	(334)	(146)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4.1	11.6	19.3	42.126***	5.9	15.0	26.2
一樣/沒有影響	53.4	38.2	32.1		43.4	35.9	35.6
增加	42.5	50.3	48.6		50.7	49.1	38.3
(N)	(221)	(398)	(327)		(454)	(340)	(149)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5.8	10.8	27.9	96.033***	7.5	16.8	35.3
一般/普通	18.8	30.4	33.2		23.0	35.8	30.7
滿意	75.3	58.8	38.9		69.5	47.4	34.0
(N)	(223)	(408)	(337)		(465)	(346)	(153)

** p < .01, *** p < .001。

注：有關生活壓力和抑鬱程度的問題原本為分數（由 0 分代表「完全沒有壓力」或「完全沒有抑鬱」到 10 分代表「非常大壓力」或「有好大抑鬱」），分析時依分數重組為：低 = 0-3 分；中 = 4-6 分；高 = 7-10 分。

表十二：自殺念頭與家庭生活狀況及人生態度的關係 (%)

	自殺念頭		χ^2
	沒有/很少	間中/經常	
家人之間的溝通			
減少	19.2	47.2	25.797***
一樣/沒有影響	65.3	35.8	
增加	15.4	17.0	
(N)	(926)	(53)	
與配偶的爭吵			
減少	11.7	12.5	13.498**
一樣/沒有影響	72.8	50.0	
增加	15.5	37.5	
(N)	(606)	(40)	
與其他家人的爭吵			
減少	15.5	9.8	7.362*
一樣/沒有影響	74.5	68.6	
增加	10.0	21.6	
(N)	(920)	(51)	
家庭團結			
減少	13.3	36.5	22.061***
一樣/沒有影響	66.1	44.2	
增加	20.6	19.2	
(N)	(927)	(52)	
家人之間的關懷			
減少	12.6	33.3	18.729***
一樣/沒有影響	59.7	42.6	
增加	27.7	24.1	
(N)	(928)	(54)	
出現「珍惜所擁有的一切」的想法			
減少	5.6	14.3	7.060*
一樣/沒有影響	31.7	22.4	
增加	62.7	63.3	
(N)	(892)	(49)	
出現「做人更積極」的想法			
減少	11.9	31.3	16.060***
一樣/沒有影響	40.3	25.0	
增加	47.8	43.8	
(N)	(914)	(48)	
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			
不滿意	13.7	50.9	54.458***
一般/普通	29.1	24.5	
滿意	57.3	24.5	
(N)	(929)	(53)	

* p < .05, ** p < .01, *** p < .001。